

且看這一段日子

香光莊嚴歷年文選 編輯組整理

放捨身心，任運自在 編輯組

中國僧伽修行生活

佛教能在中國的泥土中生根、茁壯，自然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，但也融合吸收它，表現了自成一格的中國式佛教。在中國，僧人的修行生活與印土文化是迥異的，演變得更顯活潑生動。

〔大眾薰修希勝進〕

印度氣候炎熱，初期佛教僧人平日是四處遊行，或在樹下、露地、阿蘭若獨自修行，只在雨季時期，才營建草屋定處安居。

佛教傳入中國後，僧人們過的是寺院生活，雖有不屬固定的寺院，四處行腳參學的遊方僧，

但他們終極目的還是到某寺院求教。因此不管是針對常住眾或雲水僧，在寺院中漸漸形成一定的制度，以規範僧人的生活及修行的事項。

初期的中國寺院並沒有統一規範的日常行事，直到東晉道安法師因弟子人數眾多，於是創立了行香、上經、安居、布薩、差使、悔過等僧尼共修的軌範。以後，慧遠法師也建立〈法社節度〉、〈外寺僧節度〉、〈比丘尼節度〉等。中唐時，馬祖禪師建叢林，百丈禪師立清規，叢林寺院成了中國僧人集體修鍊的大洪爐，為了大眾共住一堂修持，也衍生出許多中國特有的集體共修的方式，如早晚課誦、禪門日誦等平日的功課，還有禪七、佛七及結夏安居等的密集加行。

〔作務歷事好鍊心〕

有句話說：「出家修道閒無事，須識叢林事更多。」中國叢林生活強調僧人隨著大眾作息，也在這日常生活行住坐臥、語默動靜中做工夫。

自百丈禪師倡導僧人過自耕自食的農禪生活，在中國禪宗祖師的修行記錄中，處處可見通過出坡作務，不斷啟發禪機的事例。如《五燈會元》卷四記述：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，泉問：「什麼處去？」曰：「擇菜去。」泉問：「為什麼擇？」師豎起刀。泉曰：「只解作賓，不能作主。」師以刀點三下，泉曰：「大家擇菜去。」

中國的禪僧從出坡作務中體悟禪機，也是一種獨特的修行方式，於是觀心繫念不離運柴挑

水、燒飯煮菜、耕田除草、接客待物，乃至行住坐臥、喫茶啖飯、拉屎拉尿，無一不是修行的契機。當下心無二用全力以赴，放下瞋、愛、得、失，最後達到身心一致動靜一如的境地。

除了日常生活作務，僧人更走入社會參與慈善事業、譯經事業、結社領眾修行、著作經疏……從中踐履自己所信仰的真理，鍛鍊自己的道心。

〔威儀細行勤守護〕

修行生活，離不開戒律，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」也都是修行的的範疇。戒律自印度傳入，成為僧人最基本必須履行的規範，但中國祖師並不全盤接受印土的戒律，更參以中土倫理習慣，和生活環境，訂立清規，作為中國僧人守護威儀細行的寶典，期能不違佛戒又能過著安貧樂道，少欲知足的修持生活。

（摘錄自《香光莊嚴》三十九期專輯 中國僧伽行持（上）——放捨身心，任運自在）

被遺忘的福田——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困境

Tenzin Palmo 講述 釋見胤譯

在西方佛教界裡，僧伽如同被遺棄的一群，既未獲得俗人的護持，也未得到喇嘛的照顧。即使對那些已在佛教道場工作的人來說，看起來似乎已得到照顧，可是在身分上他們仍是次等

公民，他們得不到好的住所，且總被視為次於那些出錢支持該道場的在家人，對於僧人把整個生命奉獻於佛教，他們既不尊敬也不珍惜。道場主要服務的對象是在家人，僧人並沒有什麼重要性，而被置於一邊。另一種情形是，人們期望僧人在還未得到充分的訓練及體驗之前，便承擔過重的工作及管理道場。在他們才受一點點教育時，人們便期望他們具足各方面的能力。

在某種程度上僧人需要被瞭解和認同，但這些都很難獲得。由於他們不住在僧團裡，而是住在佛教中心或獨居，既不能做在家人能做的事，也沒有足夠的條件過僧團的生活，他們失去了家庭生活的樂趣，同時也很難體驗到僧團生活的法喜。

有部分僧人感到孤獨，無法把不染著與慈愛他人的心念融合在一起，無法確切瞭解情感在經典中的含義，他們覺得愛心一旦發展，就會導致沉溺，對出家人而言是不相宜的。由於他們不住在僧團，也沒有年長的修行者作為楷範，所以他們不知如何平衡佛法修學的重點——愛心與修學佛法的關係，以及如何對他人表達應有的情感。他們因而感到和周遭的人疏離，修學上沒什麼進展。有些人認為穿袈裟使他們與別人隔離了起來，人們認為他們刻意造作，而把他們歸為異類，不以為他們也是人，同樣會遇到困難，同樣需要友誼和支持。有些僧人對穿著袈裟在歐美國家的街上行走感到非常不自在，因為人們總是目不轉睛地瞪著他們，並甚至喊道：「Hare Krishna！」他們感到太引人注目，別人的反應也不一樣，因此在幫助別人的工作上也沒有效率。

僧人由喇嘛那兒得到的護持也非常少，不像在亞洲社會，居士自然就對僧人尊重和護持；

在西方，由於民主的傳統以及平等的觀念，這種風氣是不存在的。西方的在家人並未受教導去尊敬僧人，至少不尊敬西方的僧人，有些老師並不認為教導在家弟子恭敬僧人是他們應該學習的一部分。因此，在家人看到出家人，心中想著：「他們是誰啊？」對於僧人努力從事的工作也不同情、不感謝，喇嘛們照顧的只是西藏的僧眾，為他們蓋道場，對自己授戒的弟子相當注意。西藏人一經受戒便有一套護持的系統，他們可進入僧團，社會也尊重他們的選擇。對於西方的僧眾來說，這些大多是不存在的。喇嘛們傳授了戒法給弟子之後，這些弟子便被送了出去，沒有教育、鼓勵、護持，但卻期望他們能守持戒律、精進修法並且經營道場，這是非常困難的。我很驚訝有這麼多的西方僧人一直堅持到他們走不下去為止，當他們還俗時，我一點都不意外。他們的初發心那麼虔誠，信願那麼純淨，可是他們的熱情慢慢地減弱了，他們理想幻滅，變得沮喪，但沒有人幫助他們。

這種情況相當艱難，在佛教歷史上不曾發生，過去僧團被穩固地建立、培養和照顧，這現象在西方從未發生。我不曉得原因是什麼，在西方有一些南傳和其他傳統的道場，他們辦得蠻不錯，但他們為了僧眾做了什麼呢？坦白說，幾乎完全沒有。結束前讓我再一次呼籲，祈願這個如此罕有、珍貴、清淨、出俗的生活以及僧伽之寶，不要被丟棄於人們冷漠和蔑視的泥濘中！

（摘錄自《香光莊嚴》四十六期專輯 藏系西方僧人的修學生活——被遺忘的福田）

在洞穴中修行——頭陀僧的洞穴學校

卡瑪拉·提雅瓦妮琦著 法園編譯群譯

行腳至遠方

頭陀僧相當重視行腳，認為它是一種苦行，是訓練心面對困苦與不可知之事的方法。無論何時，一旦他們決定遠離較為舒服且安適的寺院生活時，就必須面對恐懼、痛苦、疲憊、飢餓、挫折與苦惱，並且常有死亡的危險。行腳的範圍不局限在暹羅／泰國的政治疆界內，他們經常跨越國界到擘州（Shan States）、緬甸、寮國與柬埔寨，在阿姜曼時代，僧侶可以自由進出鄰國，這正是頭陀僧所願。頭陀僧不像僧伽制度下的學問僧與行政僧，他們有強烈的志趣要雲遊到遠方，不假思索遠行以到達目的地。

雲遊僧的旅程沒有行程表，也沒有任何地圖與導覽，而且時常對將去的地方沒有任何特別的計劃，他不在乎甲乙兩地的距離，重要的是往前走，繼續行腳，行腳到一個不熟悉的環境，迫使他必須經常保持覺醒。他從不知今晚將在那裡過夜，下一餐飯在那裡，將遭遇到什麼困難，他必須在危險與困苦裡，學習生活中的「苦」是無法逃避的。

在雲遊的過程裡，頭陀僧雖然也會停下來向供奉舍利的地方佛塔禮拜，但參訪知名的寺院與聖蹟並非主要目的，他們對參訪禪師或探索陌生環境（含括自然與文化）比較感興趣。有時他們

發現自己處在一群從未見過佛教僧侶，幾乎不知如何對待僧侶的村民之中，有時也遇到屬於於他傳統的僧侶。研究這些種種機遇，將使我們對頭陀僧的訓練，及泰國不同宗派修行的了解更加豐富。

不斷尋找適合的洞穴

要了解頭陀僧的訓練，我們就必須考慮到森林、深山與洞穴就是他們的學校。四處雲遊是一種苦行生活的練習，訓練心不執著大環境或舒適的生活。在旱季時，僧侶們會在樹下、高岩或洞穴中修行，但頭陀僧總是不斷地在尋找適合的洞穴，譬如一些空氣流通的洞穴，因為他們相信過去很多僧侶，都是在這類地方禪修而開悟的。阿姜曼曾向他的弟子開示：

洞穴與岩窟能提供適宜的條件，容易使心毫不困難地達到心一境性。心一旦專注後，就能看到許多一般心所看不到的神奇事物。

僻靜的洞穴是極佳的試驗場所，一個堅定的雲遊僧，就是具備一股強烈的修行意願，隱退到森林裡人跡罕至的洞穴，無論發生什麼事絕不放棄禪修的人。

在本世紀的前半葉，頭陀僧在東北雲遊，曾遠到北方的清通（Chiang Tung）與清容（Chiang Rung）等地，當時尚無從東北到北方內陸的道路，因此以徒步的方式旅行極為困難。阿姜帖在第一次跨區雲遊之前，為同修制定三條規則，這顯示頭陀行並不適合心性怯弱的人：

一、不能對路途中所遇到的艱苦有任何怨言，譬如行程、食物或住所上的困難等。假設同行中的一人生病了，我們將盡力互相幫助，團結直到最後。

二、如果同行中有人開始思念家人或朋友——好比想念父母，則不能幫助他回去。

三、我們必須決心面對死亡，無論它會在什麼時候，以什麼方式到來。

除非同行僧侶同意信守這些規則，否則阿姜帖就不會讓他加入行腳的行列。

（摘錄自《香光莊嚴》六十四期專輯雲遊之路森林回憶錄（中）——在洞穴中修行）

學戒問答

編輯組

問：受五戒後可不可以化粧？

答：受持五戒的人仍然可以化粧，五戒中並沒有限制人不可以化粧，倘若是受八關齋戒，則在受戒當天就要「不著香花鬘，不香塗身」。因八關齋戒重在教人出離世間，是佛陀慈悲所特制，讓在家居士能暫時學習出家生活，種植出世善根，故制不可濃粧艷抹，裝飾浮誇，用素樸、清淨的身心來修學佛法，自然容易和道相應，這是八關齋戒與五戒特別不同的一點。

婦女在今日社會裡，不論是上班、居家、休閒、社交各場合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。因此，

視個人身分做適度的化粧是現代婦女應有的禮貌，為佛弟子除在外表的衣著打扮要力求端莊大方，不失身分外，還要更進一步涵養心靈的美善。

我們都知道外在美可以由金錢購買獲得，可以藉衣飾化粧來烘托，但是一個人內在的氣質，必須要透過涵養才能自然流露，如果佛弟子能更進一步奉持戒律，以「戒香」來莊敬身心，內心的清涼、安樂、法喜，自可以散發善法，薰染周遭的人，廣結一切善緣。正如楞嚴經上所言：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，是則名為「香光莊嚴」。」又何必憂愁自己沒有姣好的面貌，而需要藉化粧來粉飾呢？

問：我家一直供奉著土地公、天上聖母、關公，皈依受戒之後，還可不可以繼續供奉？如果不可以，那麼這些神像應如何處理？

答：皈依即是皈依佛、法、僧三寶。「佛」是洞達宇宙真理的覺者，「法」是佛所說宇宙人生的道理，而佛法的弘傳，必須仰賴「僧」寶來推動。所以一個人若皈依、受戒後，就不再皈依外道天魔、受持外道戒法。為什麼呢？因佛是宇宙的大覺悟者，是已經解脫生死，出離六道輪迴，圓滿究竟人格的人，一切眾生皆要以佛為師，向佛學習，而鬼神仍屬六道之一，尚在輪迴受苦，其智慧福德遠不及佛，甚至還劣於人，如果我們已經皈依三寶，就應該向擁有智慧福德的佛陀學習，若又再皈依外道鬼神，豈非本末倒置？所以佛教並不否認鬼神的存在，但對

鬼神我們只需恭敬就好，不能以他們為究竟的依歸，這是每位正信的佛弟子首先要建立的觀念。我國民俗裡，對於一些有功於社會或品德超卓的民族英雄，在他們死後，人們往往為其封神，供奉其牌位或塑像，因為他們在世便有異於常人的能力，死後人們更將他們予以神化，認為具有超絕神祕的力量。從好的方面來說，是表示追悼、緬懷的心意，成為世人精神典範的寄託，若從另一面而言，可以幫助人在現世上得到某種利益，因此有關帝君、文昌帝君、媽祖娘娘、城隍爺、哪吒太子……等家喻戶曉的神明。

此外，也有等而下之的。如有人家裡死了個小孩，托夢他要做陳靖姑、○○太子……等鬼神，要人奉祀他，這樣家裡的人也把他奉為神，乃至近來因「大家樂」的瘋狂而流行什麼石頭公、樹神、土地公……，種類及名目之多，已經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地步。可惜的是，一般民眾的心理是「遇廟即入，逢神就拜」，但拜的是什麼神？他的功德、教義是什麼？我們要向他學什麼？……卻一無所知。

在佛教的教義裡，神是介於天與鬼之間的，福大的鬼就是神，天的屬從往往也是神。鬼則根據他們的福德分為多財鬼、少財鬼、餓鬼等，其中多財鬼雖是鬼道眾生，但較有威德可享受較多的飲食，這就是民間所崇拜敬仰的神。

另外在佛經中經常提到的鬼神是天神、龍神、夜叉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這當中有善神，也有惡神，皈依三寶，自然會受到善神的守護；又發心受戒的人，只要受持任

何一條戒，便有五位護法神同來護持，使受戒的人能免除障礙，身心得到清涼、吉祥。

因此，做為一個正信的佛教徒，不應該再皈依其他鬼神，但對鬼神仍然要恭敬問訊。既已供奉佛菩薩聖像，對一般的神像也不能隨意丟棄、毀壞，如果情況允許，可將他們請到神廟去供奉，若是因緣不具足，則神案上，應以佛菩薩為主位，神像為副，視之為護法神，恭敬問訊即可。

（摘錄自《香光莊嚴》十二期你也應該知道——學戒問答）

人間愛晚晴？

編輯組

別人都說我是個怪老頭，因為——一問起我的年齡，我就面露難色，我才六十七歲，卻看起來像八十幾歲似的，年輕時拼命打拼，好不容易事業有成，子女成人，老伴卻撒手而去，害我傷心得頭髮一夕之間全白了，彷彿老了十幾歲，這段痛心的回憶，我是再也不願提起了。

再問起我的經歷，我更不願啟齒！只好回以「不友善」的眼光，曾經名下擁有幾間公司的大老闆，竟然「淪落」到這裡來！他們不為我欷吁半天才怪呢！偏偏每個到養老院的人，都喜歡聊起這些，好像不說這些就沒話題似的，這還不打緊，我最怕的是他們問我有幾個孩子，孩

子在那兒高就等等的問題，我能告訴他們我有一個兒子在當董事長，一個兒子在美國當工程師，二個女兒都嫁了博士嗎？這些人才真是少見多怪！好像要身患重疾、家庭中等、子女棄養的老人才能住養老院似的，其實我比誰都更有資格住進養老院來！難道不是嗎？說我怪，我就怪吧！

現在的我真的快活多了，自從住進養老院來，每天早晨拄著拐杖在花園中散步，看看報紙，再和老王下下棋，一天很快就過去了，再也不用管媳婦的「叮嚀」：「爸！您老人家沒事在家休息，幹嘛老往公園跑呢？」「公園裡人多，萬一有個什麼意外，這可怎麼是好？」每次面對她的「關懷」，我只好默不作聲。

當初我要住進養老院時他們夫妻倆極力反對，連美國的兒子、遠嫁的女兒都回來力阻，但我可是鐵了心腸，我必須去為自己的晚年打算，事實證明我的抉擇是對的！不過美中不足的是，以後很少有機會看到兩個小孫子了，唉！這又有什麼呢？父子都形同陌路了，更何況是祖孫，兒子早晚見了面只會道聲早、道聲好，一個月也談不上十句話，孫子呢？媳婦把他們管教得彬彬有禮，一次，我和兩個小孫子下棋，大毛輪棋就爬到我的身上來，要我把他的「車」還給他，小毛更把棋盤給灑了！爺爺就在棋海中滿地找「車」，玩得正高興時，媳婦出現在門口：「大毛、小毛！你們給我站好，怎麼可以對爺爺這麼沒禮貌！」孩子們愣愣地，不敢說話，媳婦說完又轉頭對我說：「爸！小孩不懂事，您怎麼也順著他們！」把我也教訓了一頓，從此大毛、小毛也像他們的爸一樣，見了我只會道好、道早。

對於「家」，我是徹底看開了！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」現在可沒這種事了，家庭、子女早已不是幸福的保障，現代的老人必須自立自強，再也不能靠子孫養老了！看看幾個鄰居好像不似我這麼樂觀，就拿隔壁間的阿婆來說吧！連我都怕她，每次經過她面前，總覺得她的眼神會刺人似的，從住進來到今天，我沒聽她說過半句話，她坐在輪椅上，右鼻孔插著管子，面無表情，那無言的眼神露著憤怒與抗議，她在抗議什麼我實在不知道。一天晚上，我到外頭乘涼時，看見護理人員對她說：「好了，讓你兒子回家吧！他從下午就來陪你到現在，那麼久了，你讓他回去吧！」那位年輕人則在一旁搓著雙手，我等了一下，想看她會說什麼？結果幾分鐘過去了，她依然沉默著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走下去，只好快快地走了。等我納完涼要回房時，看見她兒子還在輪椅旁徘徊，而她還是維持著不變的神情。

又如另一位常在客廳呆坐的阿婆，每隔三兩天中午都可看見她那工人裝扮的女兒，穿著塑膠雨靴，雨靴上還沾著灰土，手上戴著手臂套，一面拿著斗笠披風，一面對她說：「媽！不是我們要把您丟在這裡，實在是去工作，錢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，沒錢就不能替您看病，您不要怪我和阿明啊！」而她好像沒聽到似的，眼睛老看著遠方，一面喃喃自語：「菩薩！要保佑我的腳快快好起來啊！」

還有位老先生，住在走廊盡頭那間，每次經過，裡面總是傳來淒厲的哀號，聽說他沒什麼病，只是無法接受子女把他放在養老院中，自從住進來後他每天叫聲淒厲，起初令人聞之鼻酸，

日子久了，也就習以為常了。

這些人如果像我這麼想得開，不就好了嗎？日子也就好過多啦！「老先生！您的孩子沒來看過您嗎？」哦！你是在問我嗎？這會兒，我再也不像平常一樣瞪人了，不知怎麼地，眼淚卻從眼角悄悄地滑落……

（選錄自《香光莊嚴》四十四期新語說世——人間愛晚晴）

僧團生活甘苦談

釋見憨

對一個未曾認真生活過的人而言，談生活是一件困難的事，尤其是作為僧團的一份子，若對僧團未嘗付出心力，談生活之甘苦，不只困難，還是僭份、褻瀆了。

一個修行的團體，尤其是負有使命的宗教團體，其日常生活實是苦多於甘：三更半夜就得離軟暖坑，獨坐古佛青燈下，怕的是日出後再無時間清淨半餉，呵著欠，屈著僵硬的兩條腿，勉強直起腰在心喊著阿彌陀佛，就怕白走了一遭。課誦了，規矩地站著，規矩地念著，不敢彎腰，不敢不用心跟，就怕壞模樣感染別人，糟蹋了整個團體。領執事不敢不用心，怕明天會更難處理，怕日後無法移交。對人不敢太過分，怕沒給自己留後步，逼得得離此團體。甚至睡覺

不敢不盡力，怕明天沒精神。……每分每秒都要謹慎，都要小心。唯恐一步差池，後悔不及。然一日終了，屍臥眠床，略憶今日行事，三業了無進步，徒勞身心，不覺淚下交瘁不已，年事日長，時日無多，如此虛度光陰，不知來日要當如何？

唯有感念師恩，同修為伴，不時伸出援手，心中暖意乃生，藉著相同的志願、相同的生活、相近的心境，在長遠而艱苦的修道生活中，彼此陪伴、彼此安慰，一起哭一起笑，永不孤獨，一切的苦也化為甘泉。

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：你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嚴肅團體中，感受一切，獲得一切，而它的代價居然只是：付出一顆赤誠的心。

（選錄自《香光莊嚴》第一期湧泉之歌——僧團甘苦談）

向上的手

釋見蔚

師父常會到大寮幫我們撿菜，因為多數現代女孩是粗活擔不起，細活搞不來。尤其像我這一向四大不勤，五穀不分子認遠庖廚的君子，碰到那些蔬菜還真不知所措。師父一來，菜似乎就變聽話多了，我們的手與菜便有了一定的秩序與方向，規律地動作，往往因此節省不少時間。

今天當我正為剛從菜園採回來的「蕨菜」忙得不可開交時，師父的大手再度適時地出現在水盆裡，只見他雙手的指頭上下移動，就將一片片菜葉洗得非常乾淨服貼，然後迅速交給左手，等到左手集了一大把再放入下一道水去洗淨。我立即跟進，左右手竟打起架來，師父見我一副狼狽相，不禁笑了起來。「見蔚，什麼叫謙卑？」師父邊洗菜邊問我。

「感恩！別人給我的任何指導，我都心懷感恩接受。」

突然，師父將他的手掌心朝上，伸向我，心裡一驚，忙將洗好的菜交給師父，師父微笑著把它送進水中，回頭，同樣一隻手又伸向我，沉靜地說：「作一個出家行者要學習這樣。」

「不！不是這樣。」我低下頭避開師父炯炯的眼神，腦際閃過母親從小對我的教誡：「不可以隨便把你的手心朝上，伸手向別人要東西是最可恥的，自己要站得起來，不要讓別人看不起。」可是師父為什麼要我們把手心向上呢？

「見蔚！手心向上代表什麼？」師父似乎察覺我的掙扎——從小根深柢固的觀念，加上生長於安適的環境薰染，自己從不需，亦不曾向人乞求過任何東西，我伸不出這雙手！「師父，為什麼要手心向上？」抖顫的聲音，傳遞出我的訊息。

「比丘的意思是什麼？」

「乞士。」

「對，向上乞求佛法，向下化導眾生悟入佛陀的知見。向上的手，將自己的一切悲歡憂喜貧

富都放下，願意接受別人的種種給予，在這當中接受自己，也容納他人。」師父循循地解說，已稍微消釋心中的疑惑，可是，母親的話依然在耳邊響著——向上的手是行乞的手，我不要。「向上與向下的差別何在？」丟不下這張臉，我拒絕收下一物一語。

師父左手握了一大把蕨菜，繼續說：「記住！出家人雙手托著鉢，行乞的何止是生存所需的物質，當中還要涵養放下的功夫。放下自己的執著與驕慢，陶鑄出謙卑、平等的襟懷，才能裝下信施的虔敬與信賴，這是我們來到這世界所承受的一切恩惠。」

「一雙向上的手，不僅使自己向上提昇，更要承托一切的眾生。」望了望自己的僧服，我無言。

晚上到念佛堂禮佛，訝然發現阿彌陀佛圓滿、溫潤的右手，正緩緩伸向芸芸的眾生，那手心是向上的！微暗的燈光中，我恍見一方方清淨的國土在佛菩薩的願力中堆砌起來，師父卻為我掀開那帷幔的一角。

（選錄自《香光莊嚴》十四期湧泉之歌——向上的手）

生命的變數

山／小草

小草：

孔子曾經說過：「天何言哉？四時行焉，百物生焉，天何言哉？」用一句台灣俗諺：「春天孩仔面，一天三變面」形容二週來的天氣，最恰當不過了！本來已稍具暖意，彷彿嗅到春的氣息，這幾天又冷風頻吹，如同寒流過境。清晨醒來，走出室外，不禁打個哆嗦，好冷！縮著脖子澆花，發現前些時候親手種了好久的花籽，終於冒出綠葉了！雖然只是兩片小小的葉子，卻昂然挺立，有股「不怕風，不怕雨，立志要長高」的氣魄，表現了自信、強勁的生命力！反讓我為自己縮頭縮腦的樣子失笑。咦！前面那片草地上，有隻小青鳥！好像飛不動了，上前一探究竟，牠卻躍進桂花叢裡。從小無緣親近小動物的我，只好請來肇法師，只見肇法師輕手一探，再伸出手時，像變魔術一樣，眼前赫然出現一隻小鳥！

當我把這睜著黑眼珠、望著前方的訪客放在手上時，頓時覺得自己的心也溫柔了起來。但是牠卻一直無力地顫抖，無法展翅，難道是在剛剛噴過藥的病黑板木上，誤食了小蟲嗎？當動物失去對自己生命的主宰權時，是顯得那麼無助且無力。小鳥兒站在我的手上，爪子抓得那麼緊，是無知？無奈？靜觀其變？或者已是隨緣自在了？也許牠認為只是站在一枝樹幹上吧！

為牠唸完「三皈依」，輕輕地把牠放回草地上。因為小鳥是屬於天空的，生命還是必須回到

自然，有的生命只願或只能依循著既定的形式生存，稍一改變即有如面臨死亡；有的生命在遭遇變數之後卻可以重生，每次的新生，都是經過理性的思惟及自我的挑戰，而經過多次的重生，已遠離痛苦，回到本來面目了。中午用齋前，經過草坪，看看青鳥是否仍在，卻只見一片綠地，何曾有過任何痕跡呢？

山

山：

謝謝你告訴我這個小鳥的故事，讀著讀著，想起蘇東坡的詩：「人生到處知何似，應似飛鴻踏雪泥，泥上偶然留指爪，鴻飛那復計東西。」而窗外鳥聲啾啾，生命是如此真實的存在，因緣的流散卻又如此令人悵惘。我思考著：生命的消失是必然，生命的老化、死亡也是必經的過程，要活出什麼樣的風格，卻需要抉擇與堅持；如何面對生命的變數，隨因緣作最適宜的調整，則需空性的智慧。而面對其他有情——對生意盎然者能隨喜讚歎，對苦難者能給予真正的關懷，更是我所缺乏的。

抬起頭，一隻白頭翁正輕靈地在我窗前的樹梢跳躍，後山的芳草正萋萋。山！讓我們也來學習「不怕風，不怕雨，立志要長高」的精神，「千錘萬擊猶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！

小草

（選錄自《香光莊嚴》五十六期 山草對話——生命的變數）

媽媽的供養

鍾念君

媽媽是家裡的「烏龍專家」，也是公認最笨、最沒慧性的一員，因為媽媽記性奇差，又不會說話，每次說話，爸爸和我都急著去糾正她、搶救她，有時在這種情況下，媽媽還會情緒不佳，是我們公認的不理性的行為。

不過媽媽在家裡最突顯的是：她對佛菩薩最具信心，每次回紫竹林精舍，我們問訊加三拜，只需五秒鐘全程解決，而媽媽總是在大殿待了好久還不出來，我心裡說：「媽媽在家裡嘮叨得還不夠，現在又在對佛菩薩嘮叨了。」

有一陣子家裡經濟情況不甚寬裕，媽媽準備我們生活所需已很拮据，沒有多餘的東西來供養佛菩薩、供養師父，她很在意。可是，我們的回應是：「媽！自己都吃不飽了，還去供養佛菩薩、師父？等到我賺大錢以後再說吧！」

有一天，媽媽的學生家長送了她一樣禮物，媽媽之高興可以用如獲至寶來形容，從拿回來的那一天開始，就心心念念的提醒自己和我們：「星期六放學後，我要把禮物拿去精舍供養師父，你們可要記得提醒我哦！」媽媽露出笑容，就像我小時候要去遠足一樣，充滿期待和滿足。我們也習慣媽媽深具信心的虔誠，不予置評。

好不容易媽媽盼到了星期六，我陪著媽媽到精舍，車子一停好時，我迫不急待地打開放

機車前籃子裡的小包包，「啊！是一瓶洗髮精！」「媽！妳帶洗髮精來做什麼？」「要供養師父啊！」「有沒有搞錯啊！師父哪有頭髮？」媽媽一經我「提醒」，像個洩了氣的皮球。可是她不放棄，還是把洗髮精拿進精舍，師父歡喜的接受了。從此媽媽相信師父洗頭也是要用洗髮精的，而我則認為師父只是想讓媽媽安心罷了。

這次在媽媽的鼓勵下，參加香光寺的大專青年學佛營。今天早齋唱供養偈的梵唄聲中，想起了媽媽的洗髮精，我突然發現媽媽供養的不只是一瓶洗髮精，而是一顆赤誠的心，師父收受的不正是一位居士的虔誠供養嗎？想想自己，每天過堂時隨著師父、大眾念「供養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，圓滿報身盧舍那佛……十方三世一切諸佛……」但自己到底真正供養了幾尊佛菩薩呢？有時專注地念了其中的一兩尊，其他的心念則停留在桌上的菜餚——這是我喜歡的，那是我討厭的；有時是停留在昨天的課程；但大部分的時間是注意眼前蒼蠅的起落，腳上的蚊子又來一下了……。

此時，若在家中，媽媽正是掛滿頭銜、封號：「烏龍專家」、「情緒不佳」、「最笨」……我開始有些心領神會了。

（選錄自《香光莊嚴》三十六期 菩提道上——媽媽的供養）